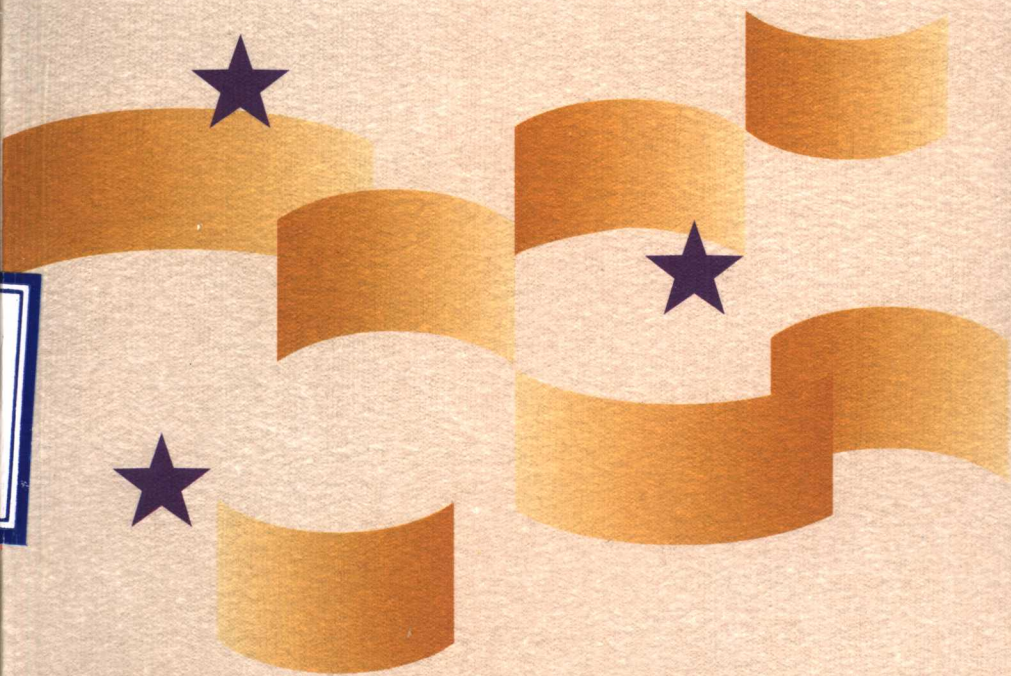


2004

中国中篇小说精选 年  
[下]

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 编选  
长江文艺出版社



---

中国中篇小说精选 年

[下]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04 年中国中篇小说精选/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编选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1

ISBN 7-5354-2954-8

I. 2...

II. 中...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26914 号

策 划:周百义

封面设计:翔 凌

责任编辑:杜东辉

责任校对:朱久山

高毫林

责任印制:吴竹敏

---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07 传真:87679300 邮编:430070)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9-11 层)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2004@hotmail.com](mailto: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华中科技大学印刷厂

---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31.625 插页:4

版次: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689 千字

印数:1-12000 套

---

定价:45.00 元(上下)

---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7 87679310)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 目 录

### 上 册

- 喊山 ..... 葛水平 (1)
- 鸽子飞翔在眼睛深处..... 须一瓜 (45)
- 且看满城灯火 ..... 榛 子 (108)
- 马嘶岭血案 ..... 陈应松 (166)
- 手心手背 ..... 温亚军 (224)
- 猎头 ..... 季 宇 (260)
- 换一个地方 ..... 陈 武 (311)
- 小女人 ..... 叶 弥 (348)
- 我困了，我醒了 ..... 映 川 (404)
- 你看那白雪 ..... 何守宁 (447)
- 鞋带 ..... 梁 晴 (475)

### 下 册

- 枪王 ..... 张锐强 (497)
- 师兄的透镜 ..... 晓 航 (535)
- 菜园俱乐部 ..... 尉 然 (585)

亲爱的哥哥 .....	北 北	(627)
我心彷徨 .....	云 杉	(659)
十月 .....	吕 新	(709)
纸风车 .....	阿 成	(760)
嫁给鬼子 .....	赵德发	(814)
画家与狗 .....	王瑞芸	(859)
工厂上空的雪 .....	李 铁	(915)
一九三五年的真相 .....	肖克凡	(953)
附录 2004年中篇小说目录 .....		(1004)

# 枪 王

张锐强

—

一戴上专用的射击头套，李卫国和队友杜杰立即成了电视上的恐怖分子，浑身杀气。你想想，黑乎乎的头套上只有两个窟窿，露出两只眼睛，怎么可能不恐怖。

李卫国和杜杰猫着腰，迅速进入预定的伏击位置，占据有利地形，寻找最合适的射击角度，搜寻罪犯（准确地说，应该叫犯罪嫌疑人）的身影，出枪，瞄准，等待最后的命令。这一切，对李卫国这个全总队范围内的枪王来说，早已是轻车熟路。

旁边的干警还在喊话。为了争取时间、尽力安抚罪犯的情绪，也为了让狙击手准确捕捉罪犯习惯性的行动轨迹，确保首发命中。对狙击手来说，每次行动都只有一次机会。成功或者失败，无辜者（当然也包括罪犯）是死是活，都是一瞬间的事情，一切都掌握在狙击手的那根食指之上，不能不慎重。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已经接近下午四点。经过五个多小时的对峙与谈判，罪犯依然不肯就范。再拖下去能见度越来越差，

会影响狙击手的射击精确度。现场总指挥权衡利弊，命令开始行动。

这是一起因为恋爱纠纷而引起的劫持人质事件。罪犯的匕首一直抵在情敌脖子上。通过狙击步枪上的高倍瞄准镜，李卫国能清楚地看到匕首在斜阳下反射出来的道道寒光。罪犯要求见自己的昔日情人，也就是人质的妻子。现在她已经根据安排来到现场，并慢慢向目标靠近。为了看到她，罪犯走出了他一直龟缩在其中的民房大门。

现场还在喊话。人质的脑袋首先出现在瞄准镜中，然后是罪犯。他挟持着人质，慢慢跨过门槛，来到屋檐之下。他显然意识到了某种危险，因此脑袋一直躲在人质后面。

从李卫国这个角度看，只能看到罪犯的侧面。空间很小，角度也比较刁，但这一切都难不住李卫国。他枪王的称号经过了将近二十年时间的检验，可不是浪得虚名。而且如果撤去罪犯和人质的脑袋距离很近，且有可能移动这个不利因素，这个角度实际上还比较有利。狙击不同于一般的射杀，要求瞬间死亡，因此两军阵前通常使用的前胸这个位置他们几乎从来不用。他们的目标只有两个，一个是以太阳穴为中心的五公分圆，一个是以眉心为中心的五公分圆。只有这两个位置能直接命中罪犯的中枢神经，让他立即死亡，而没有任何垂死挣扎的机会和能力。

李卫国屏住呼吸，按照抓移动靶的要领，果断地锁定罪犯的太阳穴，然后扣动扳机。一声闷响过后，罪犯应声放开人质，瘫倒在地。

又一声闷响，是杜杰以防万一，朝已经倒地的罪犯胸前补射了一枪。这些都是事先布置好了的，以防他引爆腰间的炸药。尽管没什么必要。李卫国看见，罪犯胸前涌出了鲜血。随即，许多警察从四面八方出现，迅速跑向现场。

李卫国下意识地擦擦枪口，然后转身坐下，不慌不忙地分解狙击步枪。这东西平时用不上，一般都保存在枪盒里。瞄准镜，枪管，枪身，枪托，固定的几大块一一放进枪盒，然后提上枪盒，起身钻进旁边的一辆轿车。他们只负责射击，打扫战场不是他们的责任。

轿车发动起来，疾驰而去。离开现场很远之后，他们俩才取下头套。杜杰递过一支烟，李卫国接过来点上，然后深深抽了一口。

下车之前，两个人都没有开口。

## 二

每次任务之后，都要写一份总结报告。不是一般工作报告那种公文材料干巴巴的空洞格式，主要是总结任务中出现的新情况，以及狙击手的新心得。字数不多，篇幅不长，但内容都在要害上。这对培养狙击手是非常重要的。以前李卫国对此都很小心，现在有了杜杰这帮小年轻，他也乐得偷点懒。名分上二人是队友，实际上也算是师徒。虽然杜杰在特警队受训时的教员并不是李卫国，但特警队的那点本事，不经过实战打磨，根本不牢靠。这几年来，李卫国一直在手把手地带他。

杜杰打开车门。李卫国首先下了车，回头对杜杰交代几句报告要点，然后走进办公室，换好衣服径直回了家。

回家后的第一件事是洗澡。干干净净彻彻底底地来一次大扫除，衣服从里换到外。对于丈夫这样的习惯，老婆一向很满意。女人嘛，总是希望男人利索一点，干净一点，体面一点。当然，丈夫为什么要这样，她并不明白。她只知道丈夫是副支队长，但却不知道他还是狙击手。李卫国从来不向她透露行动的任何细



节。偶尔说起一两件奇案，他都以旁观者或者道听途说的角度展开。

吃完晚饭，李卫国去了父亲家。父亲是个老革命，住在干休所。他抗战末期参的军，番号是李先念的新四军第五师，主要在大别山一带活动。以他这样的资历，再不济也应该熬个师长副师长什么的，但因为朝鲜战争期间那个现在听起来近乎荒唐离奇的战场事件，他离休前的级别却只是个副营。而且如果不是后来落实政策，就连这样的级别也拿不回来，更别说离休进干休所了。

除了日常的看望问候，每次行动结束之后，李卫国都要去看父亲。这跟洗澡一样，也是个雷打不动的习惯。说起来他的枪王称号颇有点世袭的意思，因为他父亲以前也是枪王，而且经历比他更加辉煌。参加新四军之前，他就是个枪法出神入化的猎人，能准确击中天上飞的山鸡，地上跑的野猪。这可都是活动目标，跟战士打死靶子不同。如果考虑到武器精确程度的差异，则更没有可比性。不过，他的枪法神并不表现在这里。击中活动目标固然厉害，但也只是猎人的一般手段。要想在大别山的丛林里讨生活，就必须达到这个境界。否则一枪不中，愤怒的野猪和豹子什么的会要你的命。那时不比现在，丛林里到处都是飞禽走兽。狼就不用说了，见到豹子也不算什么稀罕事。

李国王的父亲枪法神，主要表现在他能打眼对穿。

所谓眼对穿，就是子弹从一只眼睛穿进去，再从另外一只眼睛穿出来，最后猎物的皮是完整的，一个弹孔都没有。这样的兽皮，价格自然比有枪眼的高。不过，虽然这个好价钱对猎人而言不能说不重要，但却不是最重要的。那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那时整个大别山区，谁不知道他枪王李铁锁的大名。

## 三

和往常一样，父亲依然孤零零地倚在沙发上听豫剧。母亲过世快十年了，这些年来父亲最主要的生活内容，就是听戏。从常香玉到马金凤，如数家珍。李卫国和姐姐姐夫他们劝过他多次，要他随便搬到哪家去，和孩子们一起生活，或者几家轮流住，父亲都不同意。没有任何理由，只有干脆利索简简单单的一个字：不。

进得门来，李卫国习惯地问了一句，爸，您吃饭了？录音机的声音很大，也没听清楚他究竟回答没回答。

父子俩在沙发上相对无言，闷声枯坐。李卫国并不是沾沾自喜地向父亲汇报成绩的。全家人中，只有父亲知道他是狙击手。确切地说，只有父亲一个人知道狙击手的确切含义。因为他自己就当过多年的狙击手。自从加入新四军第五师，他就一直干这个。当时狙击手的主要目标有三个，敌人的战地指挥官、炮手或者机枪手。以他眼对穿的功底，每次战役自然都有所收获。就这样，等打到朝鲜去跟美国鬼子拼刺刀时，他这个连名字都不会写的猎人，已经当了副营长。当然，现在看来这个进步一点都不算快，简直就是老牛拉破车，但当年大家都不这么看。那时真不是当官，而是为人民服务。嘴上这么说，心里也这么想。不是官话也不是笑话，而是历史，是时间的鸿沟。

李卫国也说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要到这里来。看望？父亲对自己恐怕还有点眼不见心不烦；讨教？父亲早已不谈枪法，而且一向反对他操枪弄棒；炫耀？自己的水平远不及父亲。现在狙击步枪都配有精确的瞄准具，而父亲的猎枪都是他们自己制作的，是地地道道的土枪。

父亲半闭着眼睛，似睡非睡的样子。客厅里的灯光偏暗，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他脸上的皱纹和老年斑。白花花的头发有点长，眉心半掩半露，朝李卫国这个方向的太阳穴全被白发遮盖。不过，这并不影响他在心里画那个五公分圆。即使闭着眼睛，他也不在话下。一旦进入状态，他眼里就不再有人头，而只有一个专用的狙击手训练靶标。那个靶标比通常的靶标小很多，一般靶标最外面是五环，脱靶之后叫烧饼，而他这个靶标上最外面是八环。如果真打到八环上，基本就成了严重事故，七环的效果则完全等同于烧饼。

每见一个人，李卫国的第一反应就是在心里画那个五公分圆。当然，持续很短很短，不超过一秒，完全是电光石火般的短暂一瞬。没有别的，只是一个习惯动作，一种自然反应。这个问题他没有跟别的同行交流过，他自己将之视为优秀狙击手的职业素养。所谓万事开头难，习惯成自然，这就是习惯。他以前曾经看到过一则笑话，说是一个厨师年三十下午在家里忙活晚上的年夜饭，切猪肝时切着切着，突然拿起一块，飞快地塞进腰包里。家人不解，问他为何，他这才如梦方醒，自我解嘲地笑笑，说我还以为在单位呢。这是什么，这就是习惯的力量。

李卫国看着父亲，心里突然莫名其妙地感到阵阵悲哀。最能体现狙击手竞技状态的，是他的眼神。可现在父亲两眼浑浊，完全是一副垂垂老矣的样子，别说枪王，就是一般的狙击手，只怕也不能胜任。可是，这并不是一眨眼刚刚发生的事情。多年来，至少近十年来，他就一直是这个样子，想象一下当年他在大别山的丛林里猎狼伏豹时必然具有的矫健身手，再看看现在，一代枪王，晚景竟然如此凄凉，他心里自然感慨良多。尤其这个人还是自己的生身父亲，两人之间血脉相通。

一曲间歇，李卫国见缝插针地问道，爸，您最近怎么样，还

好吧？还能怎么样，你不都看到了吗？老样子，不好不坏。父亲这话内容稀松平常，但语气却带有一丝阴阳怪气的味道。如果在其他一些子女不那么孝顺的父子之间展开，可能代表着牢骚不满，但搁在李卫国身上，却只能理解成为隔阂的隐性延续。当然，这也不是刚刚才开始的事情，他早已习以为常。

没错，只能这么理解。对于长子幼子同时也是惟一的儿子李卫国，老头儿心里一直疙疙瘩瘩的。这种不快的记忆，开始于他热衷于玩弹弓的童年时期。

#### 四

老子英雄儿好汉，这话并非完全没有科学道理，李卫国的射击天分在童年玩弹弓时就已经显山露水。对于儿子的行为，老头儿（当然，那时他还不是老头儿）刚开始并没有在意，毕竟那是那个年代男孩儿最主要的娱乐项目。老头儿的不安，开始于那次老师的告状。

那一天，李卫国的班主任忽然端着一盆花儿找上门来。花盆里狼藉一片，几朵花都掉在下面，夹杂着几片打碎的叶子。不用说，都是李卫国的杰作。

作为班上的第一淘气鬼，李卫国跟班主任不是死对头也是死对头。前两天，上课时间他在课桌里玩弹弓，一不小心击中了同桌的手。同桌疼得大叫一声，眼泪扑簌扑簌直掉，课堂上自然也是一片哗然。班主任一怒之下抓过弹弓，当众将两条“腿”掰断。那是李卫国最得意的弹弓，弹弓叉上缠着红布，皮兜子也是新的，小家伙的热气还没玩过去，心里自然记着账。过两天新弹弓落成竣工，就首先拿班主任窗台上的那盆花开刀祭旗。本以为神不知鬼不觉谁也没看见，但落到花盆里的弹丸小石头却暴露了

踪迹。而整个学校里谁的弹弓最有准头，不用调查，除了李卫国还是李卫国。

老头儿大为震惊。不过，使他震惊的并非儿子的大逆不道狗胆包天，竟然敢跟班主任作对，而是他的准头。用弹弓在几十米外击中这样的目标，的确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这个小王八蛋，看来真有自己的影子。老头儿看着花盆，心里不由得闪过一丝恐惧——自己一直担心的、竭力要回避的事情，已经初露端倪。

千言万语好容易才应付走余怒未息的老师，老头儿回头再来提审儿子。对于自己的罪行，小家伙供认不讳——好汉做事好汉当，这一点老头儿心里多少还有一丝欣赏，但理由却让他毛骨悚然。小家伙明明白白地说，我要像你一样，长大也当枪王。不，我要超过你，再碰到美国鬼子，我可不会像你那样手软！

这话触动了老头儿的痛处。自从那件事情过后，他就一直忌讳所有与枪有关的东西，而对那次的离奇事件，更是讳莫如深。除了无数次地对组织交代，外人他一概避而不谈。心里暗下决心，无论如何，将来子女，主要是儿子李卫国不准动枪，远离所有跟枪支接触的行业。但他的决心再大，也敌不过男孩儿的天性，更敌不过当时如火如荼的社会大环境。当时人民解放军是地位最高的职业，全社会都以拥有一顶军帽或者一条军裤为荣。而长大要当解放军，更是无数儿童的最高理想之一。

老头儿不由得怒火中烧，抬腿一个飞脚，将儿子踹倒在地：你敢！小畜生，你给我好好听着，今后要是你再敢玩弹弓，看我不剁你的手！说完三下两下又将这个新弹弓拦腰斩断。

弹弓问题由此成了父子关系恶化的导火索。刚开始母亲并不赞同丈夫的做法，再怎么说明李卫国是老幺，又是惟一的儿子。皇帝的长子，百姓的么儿么，都在讲的。但后来，社会环境越来越

紧张，母亲也不得不站到父亲那一边。枪给他们家造成了这么大的影响，确实是不祥之物，禁止儿子玩弹弓也算理所当然。于是因为弹弓，两人经常对倔强的李卫国进行混合双打。尽管围剿异常残酷，但李卫国对弹弓的热爱并没有停止，只是活动从公开转入地下而已。高中毕业前夕，小家伙偷偷找到父亲当武装部长的老战友——严格地说，是他的老下级，以父亲的名义撒了个谎报名要参军。老领导的儿子，身体没毛病，出身也知根知底。虽然过去有点小问题（按说政治问题都不是小问题），但毕竟是老领导，再说已经落实政策，他也就大大方方地抬手了。甚至有些需要父母签字的表格，他都主动越俎代庖，一一包办。

一切都整好了，只等部队来领人。这期间，部长一直等着老领导上门感谢，至少要打个电话吧——要知道，当时大家争当兵争得打破头——但迟迟没有等到。部长以为老领导是人穷志短开不了口，就主动把电话打了过去。明里是表功，暗里也有点兴师问罪的意思。老头儿一听大吃一惊，证实无误之后，坚决要求把儿子拿下。

请神容易送神难。一切程序都已经走完，再往下拿谈何容易。严格地说，只能按照退兵处理。而退兵说得夸张一点完全算得上政治事故。部长不由得挠了头。但挠头归挠头，人家就是不愿意，你能怎么办？而真要闹出去，责任首先是他的。部长心里那个恨哪——恨李卫国挟天子以令诸侯，偷偷打着父亲的旗号办事；恨自己不该一时糊涂忘了严谨办事的原则，甚至还替他签了字；更恨老领导的执拗与不通情理——问及不当兵的理由，他就是咬紧牙关不开口。只有不去，没有理由。部长说当兵多好，政治上有前途不说，还能给你洗刷耻辱。耻辱这两个字部长是犹豫一下才小心翼翼地说不出的，声调在这里也低了好几度。作为那个战场事件的见证人之一，他当然知道老领导的心病。但老头儿

还是只有两个字——确切地说，是六个字：不去！坚决不去！

无奈之下，部长只得费尽心机想方设法，将李卫国拿下。好在那个时候大家都想当兵，临时找一个人顶替并不困难。

这些细节都是李卫国事后听说的。因为这个，他恨透了父亲。为了报复，高考填志愿时，在父亲审过之后，他又偷偷填了一所警校。而警校和军校一样，都是提前录取。生米做成熟饭，通知一下来，父亲想拦也晚了。

就这样，李卫国最终还是抄起了枪。

## 五

第二天一上班，正式的尸检报告也到了案头。虽然只是个形式，但也必须走。好像没有这个报告就无法支持死亡证明，而没有死亡证明，即便你真的死了也不算死亡一样。

不过对李卫国他们来说，这个尸检报告却有另外的重要意义。那是检验狙击手枪法的活靶标。昨天那两枪，一枪从左太阳穴进去，紧贴着右太阳穴出来；另外一枪正好击中心脏。

杜杰说李队，好身手啊。边说边将报告递了过来。杜杰这话李卫国没什么感觉，这些年来，类似的话他听得实在太多，耳膜简直都磨出茧子来了。但报告上面的弹孔位置却让他不由得心里一动。如果稍微偏一点点，不就是活脱脱另外一种形式的眼对穿吗？

作为射击专家，李卫国知道眼对穿的难度。它要求，子弹必须跟目标保持近似垂直的角度。如果误差超过十度，就难以完成。这样的要求，打死目标都不容易，因为你无法精确测定角度。打活动目标比如飞禽走兽，自然更是难上加难。它们的移动速度暂且不去考虑，肯定少不了的草树遮挡，也将大大增加目测

角度的难度。

毕竟从来没见过物证，比如当时的狼皮什么的，因此李卫国成年，主要是当了狙击手之后，童年时对父亲传说中的神奇枪法的盲目崇拜逐渐过去，对其可信度越来越感到怀疑。只是父子俩几乎从来不谈及这个话题，因此只能旁敲侧击。他利用回老家省亲的机会，试图走访当时的老猎户。都是几十年前的陈年旧事，那一茬猎户死的死散的散，再说李卫国也都不认识，因此费了老半天劲，也没找到一个真正亲眼见到没有弹孔的完整狼皮的见证人。大家都是听说。

心事终究是个心事。后来李卫国创造了一个让父亲心情好起来的机会，小心翼翼地说出了自己的怀疑。没想到父亲一听，两只浑浊的眼睛一下子瞪得溜圆，忽地一下闪出道道寒光：那还有假？很多人都见过。我那点本事不算什么，真正神的还是你爷爷。他闭着眼睛都能打眼对穿。

父亲的眼神仿佛在瞬间复活，给李卫国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才是枪王的眼神。只可惜，这个复活过程更像短暂的回光返照。父亲话音未落，眼神就再度黯淡了下去，如同黎明之前的星斗。李卫国试图再度调动起那种精神头，提出了技术上的问题，即如何测定并且保持那种近似垂直的角度，但父亲无论如何都不肯再说，只说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情，都过去这么多年了，还提它干吗。枪终究是他们家的一个敏感话题，李卫国无法深究，只有匆匆收兵。

放下报告，李卫国又向杜杰提出了这个问题。小伙子年轻，对师傅的这些身世并不清楚。他说眼对穿？好像在小说和故事中听说过。真正这么打，不大可能吧。又没有专门的仪器，谁能保持如此精确的角度？李卫国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说是啊，谁有这个本事？



除了枪王，谁也不可能有这个本事。或者可以换句话说，没有这个本事，也就不配做什么枪王。从理智和感情出发，如今的李卫国都不怀疑父亲的那段辉煌经历，但从科学和技术的角度，他又不能不怀疑。尽管自己刚刚打了一个近似的眼对穿，但那只是足球运动员射中比球门小很多很多的门柱，是偶然，典型的歪打正着。

可是科学终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比如武器精确程度和瞄准具的差别。如果这能克服，准确目测角度也应该有解决的可能。那时不像现在，那时主要靠人，现在主要靠仪器。当然靠仪器也就是靠人，因为再精确的仪器也是人造出来的。只不过那时主要靠自己，现在主要靠别人，所谓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不仅如此，父亲当时的眼神，也让他无法怀疑。考虑到父亲的脾气和一贯的思维逻辑，那种油然而生的认真和急切，肯定不可能有假。

因为选择职业的原因，李卫国和父亲之间积怨甚深。自从上了警校，父子俩之间的直接对话就降到了最低值。而等他进特警队当了狙击手，直接的交流渠道干脆完全中断。老头儿在家里公开宣称，要断绝与李卫国的父子关系。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年龄的增加主要是李卫国儿子老头儿孙子的介入，隔膜逐渐淡化，但终究还是存在着。而且有个底线一直不能完全突破，那就是父亲的种种传奇经历。李卫国听说过许多传说，但都没有得到过父亲本人的证实。他不肯，总是避而不谈。比如他从军的原因。

## 六

父亲为什么要参加新四军，说法有好几种版本。老家的县志上有柳林游击大队的记载，说这个自发成立后被地下党掌握的武装，在一次配合新四军五师袭击信阳县城的作战行动中，近乎全